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ZHANG JU ZHENG JIANG PING SHANG SHU

尚书

(上)

修订本

陈生玺等
译解

上海辞书出版社

皇家
读本

张居正讲评
ZHANG JU ZHENG JIANG PING SHANG SHU

尚书

(上)

修订本

陈生玺等
译解

上海辞书出版社

译解者

陈生玺

(主编)

贾乃谦 刘 凌

出版说明

《张居正讲评“四书”皇家读本》系列出版以来,得到了广大读者的热烈反响。“四书”常与“五经”合称,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读本,“五经”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大凡研习中国传统文化,都从“四书”、“五经”读起,自宋以后,科举未废之前,更是士子们的钦定教科书。因此,各家的解读纷繁复杂,情形很类似于我们今天教辅读物的铺天盖地,广大读者无所适从。在众多的古典“教辅读物”中,明朝宰相张居正讲评的“四书”、《尚书》、《诗经》可以说是其中最通俗易懂而又贴近经典原意的读本,却又坊间难觅。这是一代帝师张居正为培养万历皇帝,给皇帝上课用的讲稿,因为万历皇帝当时还很年幼,因此讲稿以明代白话文写成。此次上海辞书出版社敬请南开大学陈生玺教授等将张居正讲评的《尚书》整理注释出版,以与张居正讲评“四书”系列配套,以期对读者了解中国文化的精髓有所帮助。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7年7月

前言

《尚书》亦名《书经》，是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的经典著作，六经之一。六经是指《诗》、《书》、《礼》、《乐》、《易》、《春秋》，因《乐经》失传，所以后来便称五经。《尚书》的内容包括我国先秦时代，从尧舜的禅让到夏、商、周三代，距今4 000多年到2 000多年以前期间，一些帝王的训、诫、诰、命，和君臣之间关于施政方面的讨论记录，以及祈神祭天的祷词之类的文件汇编。它是我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源和历史经验的总结，对于后代很有指导和启发意义。所以自秦汉以后，该书即成为官方学校的必读教科书，帝王将相安邦定国、从政修身的行为指南。所以《尚书》是中国古代最早的一部政治和文化的真实记录，具有代表性和象征性，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成果。

中国是一个很重视文化和教育的国家，在位的皇帝，要选用学问与道德上有造诣的大臣，定期为自己讲解古代的经典，叫做经筵，主要是讲《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尚书》、《诗经》、《易经》以及《贞观政要》、《资治通鉴》等书，阐发这些书中的微言大义。对于未来的皇位继承人——皇子、皇孙也是如此，到了8岁或10岁，就要委派一定的大臣，专门负责对他们进行教育。明代的大学士张居正就是负责对年仅10岁的万历皇帝朱翊钧进行教育的大臣，他率领翰林院诸讲官曾先后给朱翊钧讲过《帝鉴图说》、《四书》、《尚书》、《诗经》、《资治通鉴》等。这部《尚书》讲评就是张居正给万历皇帝讲解《尚书》的讲稿。因为当时万历皇帝还是一个10多岁的小孩子，所以这部讲稿用当时最通俗的白话文写成，其目的是要让小皇帝了解《尚书》原文的本意，没有明显的政治倾向，所以既深入浅出，又通俗易懂，是一部可以雅俗共赏的《尚书》读本。本书原名《书经直解》，《明史·艺文志》曾有著录。为了弘扬祖国的优秀文化遗产，普及古典读物知识，我们将此书整理出版，亦或有一定的文献价值。

《尚书》在春秋时代已经编定成书，但经秦火之后，此书原文已经失传，所以到汉代流传的《尚书》，便有今古文之争。今古文的大部分篇章内容相同，少数被认为是秦汉之后的伪书，根据近些年来的考古发现和相关方面的研究，所谓的伪书，也大部分是后来的辑佚工作。我们这次整理选择的版本是《四库存目》中收录的清内府藏《书经直解》，共十三卷五十八篇。我们按照张居正的原书进行注释，不涉及今古文之争。

《尚书》在古代典籍中被称为佶屈聱牙,最艰深难读难懂之书,而且每篇体例不同,将其注释译成现代通俗易懂之书,实非易事。所以我们的整理方式是:先对该书全文进行新式标点、校勘,然后进行注释和译文。对于张居正讲评部分已经解释清楚的,不再注释。但由于时代不同,人们观念的变化,为了给读者以现代意识,对于历史事件、制度、历史人物,都给以现代的解释,并按公元注明年代,原则上一人一事只注一次,屡出者不再复注。译文是将《尚书》原文译成现代的白话文,力求忠实原文本意,以期具有中等文化程度的读者能够阅读。张居正的讲评是明代的白话文,无需再译。我们的目的是着眼于普及,所以对《尚书》有关的学术探讨和争论,概不涉及。

本书付稿仓促,第一卷至第四卷由天津师范大学贾乃谦注译,第五卷至第八卷由天津师范大学刘凌注译,第九卷至第十三卷由南开大学陈生玺注译。由于我们水平有限,注释和译文不当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大方之家指正,以俟再版时进行修正。

编著者

2007年6月

目 录

上 册

虞书卷一·····	1
一、尧典·····	1
二、舜典·····	10
虞书卷二·····	27
三、大禹谟·····	27
四、皋陶谟·····	41
五、益稷·····	48
夏书卷三·····	60
六、禹贡·····	60
七、甘誓·····	93
八、五子之歌·····	95
九、胤征·····	100
商书卷四·····	105
十、汤誓·····	105
十一、仲虺之诰·····	107
十二、汤诰·····	113
十三、伊训·····	117
十四、太甲上·····	123
十五、太甲中·····	127
十六、太甲下·····	131
十七、咸有一德·····	136

商书卷五·····	142
十八、盘庚上·····	142
十九、盘庚中·····	150
二十、盘庚下·····	158
二十一、说命上·····	162
二十二、说命中·····	167
二十三、说命下·····	173
二十四、高宗彤日·····	180
二十五、西伯戡黎·····	182
二十六、微子·····	184

周书卷六·····	189
二十七、泰誓上·····	189
二十八、泰誓中·····	194
二十九、泰誓下·····	199
三十、牧誓·····	202
三十一、武成·····	205
三十二、洪范·····	211

下 册

周书卷七·····	233
三十三、旅獒·····	233
三十四、金縢·····	237
三十五、大诰·····	245
三十六、微子之命·····	253

周书卷八·····	257	四十八、周官·····	365
三十七、康诰·····	257		
三十八、酒诰·····	269	周书卷十二·····	375
三十九、梓材·····	279	四十九、君陈·····	375
四十、召诰·····	283	五十、顾命·····	381
		五十一、康王之诰·····	391
周书卷九·····	295	五十二、毕命·····	395
四十一、洛诰·····	295	五十三、君牙·····	402
四十二、多士·····	308		
四十三、无逸·····	317	周书卷十三·····	407
		五十四、冏命·····	407
周书卷十·····	327	五十五、吕刑·····	410
四十四、君奭·····	327	五十六、文侯之命·····	424
四十五、蔡仲之命·····	338	五十七、费誓·····	426
四十六、多方·····	342	五十八、秦誓·····	429
周书卷十一·····	354		
四十七、立政·····	354		

虞书卷一

一、尧 典

张居正
讲 评

虞，是帝舜有天下之号。这书共有五篇，都是虞舜时史官所作，以记当时之事者，故总谓之虞书。尧，唐尧。典是典籍。这第一篇典籍，载唐尧的事，所以谓之《尧典》。

原文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①。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②，光被四表^③，格于上下。

【注释】

① 稽古：表明是后人追写。尧：属陶唐氏，又称唐尧，尧是名，放勋是号。

② 让：让贤。③ 光被四表：谓尧之德泽广及四边夷狄。光，为广；四表，四裔。

今译 查考古代的传说，帝尧的名字叫放勋。他明察事理，思虑深远，仪态温和，对自己的职责不敢懈怠，推贤尚善，他的光辉照耀四海，上至天下至地。

张居正
讲 评

曰若，是发语之辞。稽，是考。放，是至；勋，是功业。钦，是敬；明，是通明。文，是文章；思，是思虑；安安，是无所勉强。允，是实；克，是能。格，是至。史臣说：稽考古时帝尧，他的功业极其广大，无一处不到，所以谓之放勋。然尧之有此大业者，以其有盛德为之本耳。论他的德性，钦敬而不轻忽，通明而不昏昧，文章著见，思虑深远。这四德又都出于自然，安而又安，不待勉强。其德性之美如此，所以行出来恭敬是着实恭敬，无一些虚伪；行出来谦让是真能谦让，无一些矫强。尧有这等盛德，所以光辉发见于外者，极其显著。凡东西南北四海之外，无不被及；上天下地之间，无不充塞。此正所谓放勋也。

原文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①。九族既睦，平章^②百姓。百姓^③昭明，协和万邦^④，黎民於变时雍。

【注释】

① 九族：指与自己有较近亲属关系的血缘实体。

② 平：分辨。章：彰明。

③ 百姓：指九族之外，部落联盟之内，所有不同姓

氏的血缘团体。④ 万邦：则指其部落联邦之外的众多氏族、部落、部落联盟。

今译 他能够推举同族中德才兼备的人，使自己亲族的人都团结起来。亲族和睦了，再来梳理部落百官。部落百官们的关系理顺了，他们便能亲密和谐，天下百姓在帝尧的领导下，也都能和谐相处。

张居正讲评

俊德，是大德，即上文所谓“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便是。亲，是亲爱；睦，是和睦。平，是均；章，是明。协字，解做合字。於，是叹美词。变，是变恶为善。时字，解做是字；雍是和。史臣承上文叙放勋的实事，说道：德性在人，万里咸备，本自峻大，但为私欲昏蔽，所以小了。惟尧能明其大德，浑然天理，不为私欲所蔽。大德既明，则身无不修，而万化之本立矣。由是推此德去亲爱自家的九族，那九族每，就亲爱和睦，没有乖争，一家都齐了；又推此德去普教那畿内的百姓，那百姓每，就感动兴起，个个晓道理，没有昏昧，一国都治了；又推此德去合和那万国之民，那黎民也就变恶为善，雍雍然成醇美之俗，天下都平了。一家齐，是勋放于家矣；一国治，是勋放于国矣；天下平，是勋放于天下矣。然则四表岂有不被，而上下岂有不格者乎。所谓放勋之实如此。

【注释】

① 羲、和：是世掌天文之官的两个氏族。② 昊天：把天按四时变化称昊天、苍天、旻天、上天，总称皇天，表明不把天视作神，而视天为自然。③ 历：计算，亦即推步；象：察看，亦即观象。历象的对象是日月星辰。辰：时也。日月所会。日月星辰的星，就是四方中星。④ 敬授人时：授给本部落联盟内部落、氏族、万邦的领导人而不是一般氏族成员。时，是历数，尧时的新历法。

原文 乃命羲和^①，钦若昊天^②，历象日月星辰^③，敬授人时^④。

今译 于是尧命令羲氏、和氏恭敬地遵循上天的旨意，开始观察日、月、星在天上的运行规律，从而推算岁时，制定历法，以供民众按时令节气从事生产劳动。

张居正讲评

乃字，接着前面说。羲氏、和氏，是掌管天文的官。若，是顺。昊，是广大的意思。历，是历书。象，是观天的器具。史臣前面既称述尧的功德，此以下是叙尧的政事，就接着说：帝尧当时命羲氏、和氏二人掌管推步天文，分付他两个说：日月星辰运行于昊天，有一定的度数；布列于昊天，有一定的位次。你须要加意敬谨，顺其自然之理，不可怠忽违背，妄意穿凿；把那推算的历书与观天的象器，推验那日月星辰的度數位次，不可分毫差错，然后造为历书。历造成了，又要一心敬谨，颁行天下，授与有司，使天下的人都依这历本上说话，及时干那农桑等

事，庶不失先后早晚之宜也。盖君道莫大于敬天勤民，故尧特以治历明时为首务如此。

原文 分^①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②。寅宾出日^③，平秩东作^④。日中星鸟^⑤，以殷仲春^⑥，厥民析^⑦，鸟兽孳尾^⑧。

今译 各自命令羲仲，让他居于东方海边嵎夷的暘谷那个地方，敬候日出以辨别察看不同时期太阳升起的不同特点，辨察太阳从东方最远点升起的日子。南方天空日入初昏时出现朱雀之星宿，此时测定正为仲春二月。这时民众分散在田野，开始农事劳作，鸟兽也顺时孕育幼仔。

张居正讲评

羲仲，是官名。宅，是居。暘谷，是所居官次之名。寅，是敬；宾，是以礼相接，如宾客一般。平，是均平；秩，是次序。日中，是春分昼夜相停。星鸟，是南方朱鸟七宿。殷字，解做中字。析，是分散。孳，是生；尾，是交接。帝尧总命羲和，造历既成，犹恐推步有差。又命四个官分管四时，以考验之。这一节是命官专管春时的事。帝尧分命羲仲，使他居于嵎夷东表之地，其官次之名称叫做暘谷。于春分初出之日，以敬礼而宾接之。记那日影的尺寸，凡春月岁功方兴，所当作起的事，则均平而秩序之，颁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春分昼日的晷度，果是五十刻与夜相停否；考之春分初昏之时，果是南方朱鸟七宿适当午位否。这两件相合了，可见仲春为阳气之中矣。又验之于民，先时冬寒，民皆聚于室内，到春时都散处在外，可以验其气之温。又验之于物，鸟兽到这时节，也都孳尾生育，可以验其气之和。以上都是考验历书上春月的节候，惟恐有差也。

【注释】

①分：分头，各自。②宅嵎夷，曰暘谷：住在嵎夷暘谷那个地方，嵎夷是地名，今山东半岛一带，靠海边，莱夷居住；暘谷是其中一个小地方，羲仲在此测日出，定日出时间。③寅宾出日：是说羲仲去东方嵎夷的暘谷迎候日出，通过观测多次日出以定春分。观测的办法是立表测影。

④平秩东作：平秩，是辨察，辨太阳从东方最远点升起的日子，即春分日。东作，指日之东升，也指生产劳动。⑤日中星鸟：日中指春分这一天，昼夜一样长；鸟指二十八宿中的南方朱鸟（一名朱雀）七宿，在天呈鸟形，二十八宿每一宿的名称是后世才出现的。⑥以殷仲春：古字多以中为仲，作仲是后人所改。春分必在仲春二月。春分定，仲春二月也就定了。⑦厥民析：“厥，其也。”民，民族成员；析，散也。是说仲春二月，春分时节，劳动者从居民点走出，分散在田野，开始农事。民众活动也是一种物候，为考证春分点根据之一。⑧鸟兽孳尾：鸟兽交尾孕育幼仔，就是仲春二月的物候。

【注释】

① 羲叔：羲氏、和氏两氏族以下另外四个掌管天文的人。② 南交：交趾，古地名，泛指五岭以南。③ 平秩南讹：平，分；秩，序；南讹，太阳所到的最南点，即冬至日太阳所至。进而可确定夏至节气。④ 敬致：致，当作至，犹言到来。⑤ 日永星火：永，长。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夜间最短，古人称为日永。星火，这一天昏时，火在正南方出现，火属于东方七宿。东方七宿即角、亢、氐、房、心、尾、箕，有苍龙之形。这一天就是夏至。⑥ 以正仲夏：夏至必在仲月，夏至确定，仲夏之月也就确定了。⑦ 厥民因：厥，其也；民，是庶民大众；因，就也，就高也。仲夏盛暑而高处干燥凉爽，民就高处乃自然之事。⑧ 鸟兽希革：鸟兽之毛稀少，蛻了旧羽毛将更换新羽毛。是仲夏之月，夏至之时的物候。

【注释】

① 分命和仲：是委任和氏管理人，命他去西方昧谷那个地方住下测日影、考中星以确定秋分点。② 寅饯纳日：寅饯谓敬送，送日落山。③ 西成：指太阳行至最西点的日子，即秋分日。也指秋天

原文 申命羲叔^①，宅南交^②，曰明都。平秩南讹^③，敬致^④。日永星火^⑤，以正仲夏^⑥。厥民因^⑦，鸟兽希革^⑧。

今译 又命令羲叔去南方交趾，叫做明都的地方。辨察太阳向南移动的轨迹，以确定冬至日，进而确定夏季应从事的工作，并恭敬地等待太阳的到来。夏至这一天白天最长，夜间最短；黄昏时火在正南方天空出现，火是属于心宿，在空中最明，这就可确定仲夏之月。民众于仲夏盛暑就居于高处。鸟兽的羽毛稀少，蛻旧羽毛更换新羽毛。

张居正讲

申，是重。羲叔，是官名。南交，是南方交趾之地。“南交”下当有“曰明都”三字。讹，是变化的意思。星火，是东方苍龙七宿中大火星。因，是因春之析。希，是少；革，是更易。这一节是命官专管夏时的事。帝尧重命羲叔，使他居于南方交趾之地，其官次之名称叫做明都。凡夏月时物长盛，该变化的事，都均次其先后之宜，授与有司。当夏至日午时，敬以伺日，记那日影的长短，又必考之于日，夏至昼间，果六十刻为最长否？考之与星，大小心宿，夏至初昏，果见于正南否？这两件相合了，可见仲夏得正阳之气矣！又验之于民，春时已是分散居住了，此时天气愈热，越发分散居住。又验之于物，那鸟兽的毛都稀疏变易，亦以气愈热故也。以上都是考验历书上夏月的节候，惟恐有差也。

原文 分命和仲^①，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②，平秩西成^③，宵中星虚^④，以殷仲秋^⑤。厥民夷^⑥，鸟兽毛毳^⑦。

今译 又命和仲去住在西方的昧谷测日影，以确定日落之处。恭送日落，划分秋天万物成熟过程的次序，规定秋天收获庄稼的工作。秋分这一天初昏时正南方天空出现

的星是虚，由此确定昼夜等长的秋分之日，确定仲秋八月。这时民众则喜居平地。鸟兽更生新羽毛。

张居正讲评

和仲，是官名。餼，是送。西成，是秋间该成就的事。虚，是北方玄武七宿中之虚星。夷，是平。毳，是鲜好。这一节是命官专管秋时的事。帝尧分命和仲，使他居于西极之地，其官次之名称叫做昧谷。于秋分将入之日，以敬礼而餼送之。记那日影的尺寸，凡秋月物成之时，所当成就的事，都均平而秩序之，颁布以授于民。又必考之秋分夜间的晷度，果是五十刻与昼相停否？考之秋分初昏之时，果是虚星适当午位否？这两件相合，可见仲秋为阴气之中矣。

又验之于民，先是夏间民皆苦于炎热，到此时则暑退而人气舒平。又验之于物，鸟兽到这时节，毛羽也都更生一番，润泽鲜活。以上都是考验那历书上秋月的节候，惟恐有差也。

原文 申^①命和叔，宅朔方^②，曰幽都^③。平在朔易^④。日短星昴^⑤，以正仲冬^⑥，厥民隩^⑦，鸟兽氄毛^⑧。

今译 又命令和叔，住在九州之北的幽都，分辨考察太阳从北向南的日子，就是冬至日。冬至白昼最短，黑夜最长。冬至日昏时南方天空正中出现的星宿是昴，冬至既定，便可确定仲冬之月。民避寒而入室内。鸟兽在仲冬生出很多细软丰密的绒毛，以防风寒。

张居正讲评

和叔，是官名。在字，解做察字。朔易，是冬间该改易的事。昴是西方白虎七宿中之昴星。隩是室中深奥的去处。氄毛是耍毳细毛。这一节是命官专管冬时的事。帝尧由重命和叔，使他居北方之地，其官次之名称叫做幽都。凡冬月岁功已毕，所当变旧为新的事，都均平而审察之，以授与有司。又必考之于日，冬至昼间果是四十刻为最短否？考之于星，冬至初昏果是昴宿见于正南否？这两件相

收获之事。^④ 宵中星虚：宵中，即秋分之日；星虚，是二十八宿中北方七宿之一。^⑤ 以殷仲秋：殷，正也。是确定仲秋八月。^⑥ 厥民夷：厥，其；民，带动群众；夷，平地。以民居处言，仲夏湿热，民喜居高处；仲秋风凉，民喜居平地。以民之四时出入居处变化为物候。^⑦ 毛毳：谓仲秋鸟兽更生新羽毛。毳(xuǎn)，选也。

【注释】

① 申：重，又。② 宅朔方：居住在朔方。朔，北方，泛指九州之极北处。③ 幽都：九州之北叫幽都的一个地方。④ 平在朔易：平在，分辨考察之意。朔易与东作、南讹、西成一样都是一种物候。朔易，朔指北方最远点，辨察太阳从北回归线到最南的日子，就是冬至日。⑤ 日短星昴：白昼最短，黑夜最长。星昴是中星，通过考中星测知冬至点。天昏时正南方天空出现昴星，那一天便是冬至。⑥ 以正仲冬：谓冬至既定，便可确定冬之仲月。古代制历，尧时起，都是以测日影考中星

定分至，以分至定四仲月，然后定一岁之十二月。⑦厥民隤：谓民众避寒而入室内，这种现象也带有物候性质，也是当时制历根据之一。⑧鸟兽氄（rǒng）毛：鸟兽在仲冬必生出众多细软的绒毛，以防风寒。

【注释】

①暨：及也。②期（jī）：一周年。这里说出三百六十六日这个数字，表明尧时已掌握以太阳运行对象的阳历。③以闰月定四时成岁：是说通过闰月保证一年十二个月与春夏秋冬四时协调不乱。④允厘百工：允，信；厘，治理；百工，百官。

⑤庶绩咸熙：庶，众多；熙，光盛。

合，可见仲冬得正阴之气矣！又验之于民，此时天气寒，互都聚居于深室之内。又验之于物，那鸟兽每，都生出栗毳细毛，以自温适，亦以气寒故也。以上都是考验那历书上冬月的节候，惟恐有差也。夫帝尧既总羲和造历，又分命四臣考验，敬天勤民之心，可谓切矣。然其大要曰寅宾、曰寅饩、曰敬致，其为钦若之心则一也。曰平秩、曰平在，其为敬授之心则一也。何莫而不本于一钦之所运用哉？观尧典者，求其心法可也。

原文 帝曰：“咨！汝羲暨①和。期②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③。允厘百工④，庶绩咸熙⑤。”

今译 帝尧说：“啊！羲氏及和氏，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你们要以置闰月的办法确定一年春夏秋冬四季保持协调不乱。由此规定百官的职务，各项事业即可兴盛起来。”

张居正讲评 咨，是嗟叹。期，是天运一周。厘，是治。工，是官。庶绩，是众功。熙，是广。帝尧既命羲和造历，分时考验，至此又告之说道：“嗟，汝

羲氏及和氏，既受命造历，当知置闰之法。盖每岁有十二月，每月有三十日，是三百六十日者，一岁之常数也。使气朔皆合此数，何消置闰。但天运一周，与日相会，而二十四气完备，叫做一期。这一期之数，凡三百又六旬又六日。以一岁三百六十日的常数较之，多五日，有零了，是为气盈。盈者，言有馀也。又月与日会，每不彀三十日，一岁有六个月小尽，以一岁三百六十日的常数较之，又少五日有零，是为朔虚。虚者，言不足也。合气盈朔虚两项之数，每岁常馀出十日，至三岁共馀出三十日。若不设个闰月以归其馀，则这馀日又占过一月。岁岁挪移，久而愈差矣，所以必须以此馀日置为闰月。三岁一闰，五岁再闰，十九岁七闰，使盈虚消息，气朔分齐，然后春夏秋冬四时之节候不差，而岁功以成也。造历既成，颁行天下。以信治百官，使百官每，有所遵守。凡春而东作，夏而南讹，秋而西成，冬而朔易，以至庆赏刑威等事，莫不以时举行，而众功自然熙广矣。”

原文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①？”放齐^②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嚣讼^③可乎？”

今译 帝尧说：“谁是要选拔的贤能之人？”放齐说：“你的嗣子丹朱这人很通达，可以担任这项职务。”尧反驳放齐说：“丹朱这个人愚鲁而不守忠信，又好争讼，可用吗？”

张居正
讲评

畴，是谁；咨，是访问；庸，是用。放齐，是臣名。胤子朱，是尧之嗣子丹朱。启，是开。吁，是叹其不然的意思。嚣，是言不忠信；讼，是争辩。帝尧问群臣说：“谁为我访求能顺时为治的人，我将登用他。”当时有臣放齐对说：“帝之嗣子丹朱，他的心性开通明哲，可以登用。”尧叹其不然，说：“丹朱为人，口不道忠信之言，好与人争辩曲直，他的聪明都用在了不好的去处。此等的人，必不能顺时为治，岂可登用乎？”

原文 帝曰：“畴咨若予采^①？”驩兜^②曰：“都！共工^③方鸠僝功^④。”帝曰：“吁！静言庸违^⑤，象恭滔天^⑥。”

今译 帝尧说：“谁能顺从我的意思接我的班呢？”驩兜答曰：“唉！共工在组织管理民众方面具有功绩。”帝尧说：“哎呀！会说好听的话，做起事来则邪僻不正。表面上谦恭，实际对上很倨慢。”

张居正
讲评

采，是事。驩兜，是臣名。都，是叹美词。共工，是官名。方字，解做且字。鸠，是聚。僝，是见。违，是背。象恭，是外貌恭敬。滔天二字，先儒疑有差误，汉儒孔氏解作其心傲狠若漫天的意思。帝尧又问群臣说：“谁为我访求能顺成事务的人，我将用他。”当时有臣驩兜叹美说道：“见今有那共工官，方且集聚事务，著见其功。帝若用之，将来必能顺事可知。”帝尧叹其不然，说道：“共工为人，居常无事，舌辨能言，到用着时，与其所言全然违背，不相照应。外面矫伪恭敬的模样，中心其实傲狠滔天。似这等变诈无有实心的

【注释】

① 畴咨若时登庸：依据传统说法，尧之末年，羲和的几个儿子都已老死，无人司天授时，所以尧征询大家的意见，选择贤能的人来担任这项职务。

② 放齐：人名，尧时大臣。③ 嚣讼：“口不道忠信之言为嚣”；讼，争也。

【注释】

① 若予采：若予，顺从我。即顺从我的意思办理政务。② 驩兜：人名，尧时大臣。相传为当时的四凶之一。③ 共工：人名，尧时大臣，四凶之一。④ 方（páng）鸠僝（zhuàn）功：方，大。鸠，聚集。僝，显现，显露。意为共工在组织管理人民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功绩。

⑤ 静言：说好听的话。庸：用。违：邪僻。⑥ 象：似也。恭：貌似恭敬。滔天：轻慢上天。滔，为滔的假借字。

人，如何靠得他顺成事务乎？”以上两节见帝尧知人之明。夫君道在乎知人，而知人最为难事。非知其才能之难，乃知其心术之难也。胤子朱之才，共工之功，若可登用矣！尧独察其心术之邪慝而舍之。盖由常日与群臣相接，听其议论，考其行事，故知之深如此。

【注释】

① 四岳：是部落酋长。

② 方(páng)：溥也，普遍。

③ 荡荡：奔突有所涤除。洪水奔腾涤荡，包围

了山，漫过了陵。④ 浩浩

滔天：盛大若漫天。⑤ 咨：

叹息，愁苦。⑥ 咎：皆也。

鲧：臣名，禹父。⑦ 咈：

违也。方命：负命。圯

族：圯，毁也。

原文 帝曰：“咨！四岳^①，汤汤洪水方^②割，荡荡^③怀山襄陵，浩浩滔天^④。下民其咨^⑤，有能俾乂？”咎曰：“於！鲧哉^⑥。”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⑦。”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

今译 帝尧说：“啊！各位部落酋长们，大水横流，普遍为害。洪水奔腾涤荡包围了高山，漫过了丘陵。广大无涯的洪水，像是要把天给漫过。在下的臣民愁苦叹息，有谁能治水呢？”都说：“鲧可以。”帝尧说：“哼！你们说的，与事实不符。鲧这人违负教命，毁败同类，不可任用。”部落酋长说：“不是这样的！用他一下试试看，如不可用，而后就黜不用。”帝尧说：“告诫他认真去干，把水治好。”九年过去了，水害不息，毫无功绩。

张居正讲评

汤汤，是水盛的模样。割字，解做害字。荡荡，是水广的模样。怀，是包其四面；襄，是驾出其上。地之大阜叫做陵。俾，是使；乂，是治。帝尧访问四岳大臣说：“如今天下荡荡的大水横流，为民之害。那水荡荡然广大，将高山的四面都包了，又驾出于大陵之上，其势浩浩然泛溢，若漫天的一般。今此下民，不得安居粒食，皆困苦嗟怨。汝诸臣中，有能除患救民者，我将任之以治水之事。”于是四岳与所领诸侯在朝者，同词叹美说：“当今之时，能治水者，其惟伯鲧哉！”方命，是违背上令。圯，是败。族，是类。帝尧因四岳荐鲧，乃叹息而甚不然其言，说道：“咈哉！鲧之为人悻戾自用，违背上命。又与众不和，伤害同类，这等的人，岂堪用哉？”异，是已废而强举的意思。四岳以伯鲧有才，故又强举之说：“今廷臣之才，实未有过于鲧者，不若姑试其可而用之，但取他能治水而已，不必求其全也。”尧因四岳之强举，不得已而用之。又戒之说：“汝往当敬慎之哉！”既而九载考绩，鲧卒不能成治水之功。夫方命圯族，尧知鲧之不可用，可谓知人之智矣！既知之而复用之者何？盖陷溺之民不可以坐视，此又急于救民之仁也。然伯鲧卒无成功，可见无德的人，虽有才能，终不能济国家之事，用人者不可不审也。

原文 帝曰：“咨四岳^①，朕^②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③帝位。”曰：“明明^④，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齔在下，曰虞舜。”帝曰：“兪^⑤，予闻如何？”岳曰：“瞽子^⑥，父顽，母嚚，象傲，克谐^⑦，以孝烝烝，乂不格奸^⑧。”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厘降二女于妫汭，嫔于虞，帝曰：“钦哉。”

今译 帝尧说：“啊！四方部落酋长们。我在位七十年了，有谁能顺事用天命，接替我的职位，统治天下吗？”部落酋长们说：“我们的道德修养不够，不能辱没部落联盟酋长的职位。”帝尧说：“普遍察举隐匿的贤能之人。”众皆进言于帝尧说：“有齔夫在民众中，就是虞舜。”帝尧说：“是呀！我听说过这个人，他怎么样呢？”部落酋长们说：“他是乐官瞽瞍之子。其父不明事理，母亲满嘴假话，弟弟傲慢骄横。而舜能和美地对待他们。舜以厚美之孝德对待父母，克制自己，不让他们把恶行发展到严重的地步，使自己的家族和睦。”帝尧说：“我将试用他。”尧嫁二女于舜，观察其对待二女的法度，进而观察舜的德才品行。尧命令他的两个女儿下嫁到妫汭去，去尽为妇之道，做舜的贤内助。帝尧说：“要恭谨小心啊。”

【注释】

① 咨四岳：谋于部落酋长会议的意见。② 朕：我也。③ 忝：辱也。不能辱没部落联盟酋长的职位。④ 明明：前一明作明察讲，后一明指贤明。⑤ 兪：然也。表示肯定。⑥ 瞽子：盲者之子。相传舜的父亲是个瞎子，名叫瞽瞍，担任乐官。⑦ 嚚：奸之大者。象：舜异母弟。傲：傲慢不友。克：能也。谐：和也。⑧ 烝烝：孝的德行深厚美好。格：至也。克制自己。

张居正讲评

巽，是逊让。否德，解做不德。明明，上明字，是显用；下明字，是指在显位的说。扬，是荐举。侧陋，是微贱之人。师，是众。锡，是与。齔，是无妻的。烝，是进。乂，是治。格，是至。刑，是法则的意思。厘，是整理。降，下嫁。妫汭，是地名。嫔，是为妇。帝尧欲以天下与贤，而未得其人，乃访问于四岳，说：“我在帝位已七十载矣！年力衰倦，不胜烦劳。汝四岳若能用我的命令，我将让汝以天子之位。”四岳对说：“帝位至重，惟有德者可以当之。我的德不称，恐忝辱了帝位。”帝尧说：“汝既不肯自当，可为我旁求有德之人。如已在显位的，汝当明显之；有在侧陋微贱的，也当荐扬之，惟贤是举，贵贱不必拘也。”于是四岳众臣同辞与尧说：“若是求之于侧陋中，倒有个齔居在下位的人，叫做虞舜，其德可以居此帝位。”尧即应而然之说：“我也曾闻此人，但未知其德果是何如？”四岳对说：“虞舜是瞽瞍之子，其父则顽愚，其继母则嚚诈。继母所生之弟名象，又傲慢不恭。这三人常谋欲害舜，舜却能谐和之以孝道，积诚